

25岁女大学生助40多人回家

“帮助人是快乐的，这条路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十多年来，不少人大学毕业之后都梦想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而出身农村的25岁大学毕业生陈勤英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大学期间，她就加入尚丙辉工作室成为一名志愿者，为“街友”们寻找回家的路；大学毕业后，她便入职该工作室，每个月拿着仅仅两三千元的工资，却仍坚持资助困难学生。据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已帮助40多位流浪者回家。

尚丙辉，“中国好人”荣誉称号获得者，被誉为“最美破烂王”，他利用经营废品站的收入帮助了上百名流浪者。陈勤英，广东财经大学毕业生，90后，也是尚丙辉工作室三名干事之一。自2016年加入尚丙辉团队后，她已在这里正式做了两年多。

陈勤英出生在梅州一个农村，家中共四个兄弟姐妹，她是其中学历最高的一个。读中文系的她此前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与这个职业结缘。“爸妈之前也有过不理解，他们觉得我一个女孩去帮助流浪者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但好在他们后来慢慢理解了我的工作，在广州的姐姐偶尔还会过来帮帮忙。”陈勤英说。

做公益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有工资，但并不高，最开始一个月2500元，现在一个月3000多元。对此，陈勤英却很知足：“我平时都没什么社交，这足够我的日常生活了。尚大哥靠着废品站支撑起这个工作室，我也不敢多要工资。做公益，可能更多的是靠情怀吧。”

这份情怀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陈勤英幼时的经历。平时爸妈都要打工养活四个孩子，从学前班开始，陈勤英就帮着大两岁的姐姐一起分担家务，从煮猪食到收割稻谷，可谓“穷人的

孩子早当家”。“那时候家里没钱，有时让兄弟姐妹上学都很困难，爸妈曾经一度想把一两个孩子送给别人养，不过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时我们就想，要是有人帮一把该多好。”大学的时候，她的开支基本上没让家人操心，大学四年几乎靠着做家教等兼职养活自己。让她没想到的是，虽然自己受助有限，却成为施助的人。

陈勤英与尚丙辉工作室的缘分始于2014年。彼时，尚丙辉的工作室正处于筹划阶段，而陈勤英刚好有同学在这里帮忙，对这位传奇的人物，她也充满好奇。

“一个人靠着自己收废品的收入来帮助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傻’的事？我想知道答案。”做了几次志愿者后陈勤英被尚丙辉的精神所感动，“最多时，他收留了10多个人，我看到之后觉得很不可思议。”2016年，尚丙辉工作室需要一个运营微信公众号的人，她便主动请缨过来帮忙，变成了工作室三位干事之一。如今，在团队的运营下，工作室的注册志愿者已达500多人，加上非注册志愿者已有2000多人。

陈勤英的工作是“两点一线”，每天上午从出租屋到工作室上班，处理日常工作，下午下班后就跟着尚丙辉等干事、志愿者一起出去，骑着车出去做公益，直到深夜才又回到出租屋。有时为了帮联系上的家人看护受助者，她甚至会和志愿者们一起收留。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自己一个人独居。“回家太晚了打扰到室友不好，虽然贵一些，也只能自己一个人住了。”陈勤英租住在天河客运站附近一个城中村中，每个月几百元的租金占了她收入中相

当大一部分。

“街友”们经常到晚上9时之后才回到栖身地，这成为陈勤英和团队的重点工作时间。在每周七天时间里，他们至少会出动四五个晚上，沿着大街寻找。

每次走访时，陈勤英团队都会带上食物，但他们通常会吃“闭门羹”，对方会收下食物，但很少会主动开口说自己的故事，好几天或好几个星期后，才会开口。“去年夏天，我们见到一个50多岁、很特别的人，与其他‘街友’不一样的是，他很干净，还带着两本书，语言逻辑清晰，白天干一些体力活谋生。经过多次交流后，他才告诉了我们其老家地址，我们帮他找到了家人。后来他家人告诉我，他以前是一名大学生，来广州闯荡后遇到困难流落街头，觉得颜面上过不去，一直在外面流浪了20多年。”陈勤英说。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生命的逝去。一次在火车站附近，她和志愿者们发现了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发着高烧，一个伤口严重发炎，志愿者们深夜跑了好几个药店买了药，还先后两天走访关注，终于从他口中获得了家庭的消息。然而志愿者们还没来得及核实，第三天再去同一个地方找他时，旁边的“街友”告诉他们，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之前还和这个年轻人聊得好好的，忽然他就去世了，让我有些难以接受。”陈勤英说。

有时候陈勤英不得不放下电话，因为好不容易联系上受助者家属之后，他们得盯着受助者以防他们忽然走掉。有一次，在陈勤英团队的努力下，他们终于联系上了一名受助者的家人，家人也立即赶了过来，结果当志愿者们再

回到他的住处时却找不到他了，他的父亲在工作室里整天以泪洗面，找了整整半个月才又找到这名受助者。

据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陈勤英已参与帮助40多名受助者回家。

虽然收入不高，房租还占了很大一部分，但陈勤英还是预留了一部分给有需要的人，其中包括资助一名初中生和一名如今还寄居在工作室的受助老人。

受助的初中女孩身世可怜，女孩是茂名人，家中有五口人，然而包括父母在内的三口人均患有精神疾病，全靠她将家撑起。“我们去走访过，她的家庭让我感到特别震撼，好在她读书特别勤奋，成绩名列前茅，村里又有人帮扶，解决了基本问题。”陈勤英每月都会给她寄去200元，当成一份“奖励”。

尚丙辉工作室专门预留了一个空间供流浪者暂住，老何是在这里住得最久的人，一住就是几年。然而，他也仅靠自己拾荒的收入生活，很多时候难以维生。陈勤英每个月也都会给他预留一些生活费。

如今，“90后”是全社会热议的对象，有人认为这个群体“太自我”、“很自私”，也有人对他们的自信、独立、创新等品质赞叹不已。陈勤英以自己的行动诠释公益慈善，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了具有使命感的规划。

“这是无法赚钱的行当，注定是一个苦差事，但帮助人是快乐的，这条路我还会继续走下去。90后公益人，将是构成中国公益社会的重要力量。”陈勤英说，未来她希望在社会公益方面深造，希望在这个领域一直走下去。

摘自《广州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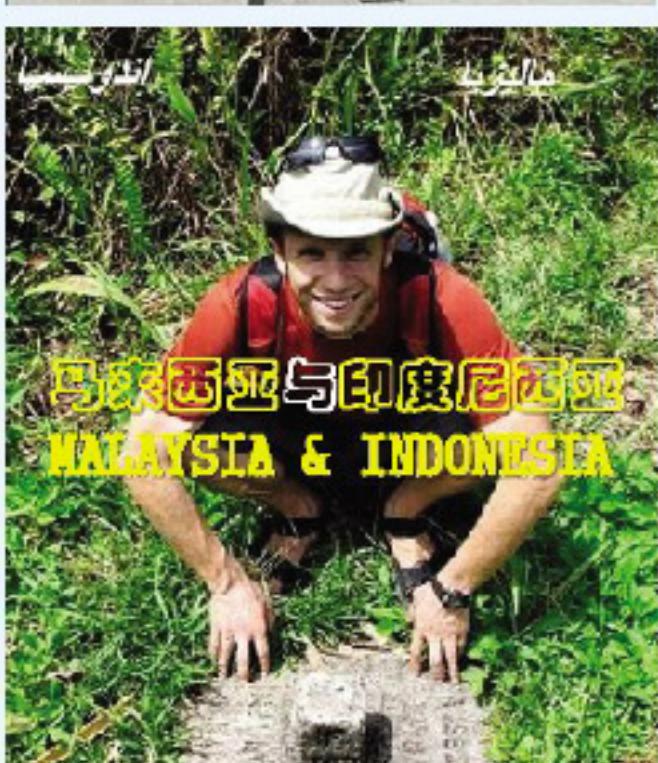
国家边界奇观



南·北
SOUTH & NORTH KOREA



美·内布
NEBRASKA & IOWA



马·西·印
MALAYSIA & INDONESIA

当法国人说“请您稍等”

在法国，不管是去行政部门办手续，还是去银行、医院、邮局，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法国人跟你说：“Veuillez patienter”，中文的意思是：“请您稍等”。在法国，到处都需要等。

当你以学生身份来法国，要先到省政府(Prefecture)的外国人管理处去递交材料，从早上排队领导，到窗口交材料，再到领到短期居留证(récépissé)，最终拿到正式的居留卡(carte de séjour)，前前后后不知道要听到工作人员跟你说几遍“请您稍等”。等到最终拿到自己期盼已久的居留卡，3个月过去了……

再说说到银行开户，柜台会先告诉你：请稍等，帮你联系一位理财顾问，见到理财顾问，办理完材料，他又会告诉你：一周后我们会把银行卡密码寄到你家，两周后才能拿到支票本，三周到一个月才可以拿到银行卡。

家里数字电视出问题，需要联系维修人员时，客服会跟你说：“我们会通知维修部，请您再等48小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会

与您联系。”如果你是周一周二打电话，那还有盼头，要是周三周四就基本没戏，他会拖到周五回复给你说本周已经预订满了，周末休息，需要到下周一才能上门维修。

去财政部缴税也要等，虽然也开通了网上缴税的通道，但是在我学生阶段，平时打工报税什么的大多情况还是要到窗口去办理，因为学生可以办理免个人所得税。于是抽个号码坐那儿傻等。

在法国，有些时候明明是不用“等”的，可是法国懒惰的性格让他们总是习惯把事情留到最后一天做。例如每个城市的交通月卡，无论是巴黎还是里昂，本来每个月的25号开始就可以为下个月的交通卡充值了，每个地铁站和轻轨站都有机器可以充值，而且网上也可以充值，可是依旧有很多法国人偏偏要等到月底最后一天或者是次月的一号去几个大站的柜台排队充值，而且一排就是至少20分钟的队伍。

摘自《看天下》

日本人藏在口罩下

日本大街上，随处可见戴着口罩匆匆而过的行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任何季节，只要是机场、地铁、步行街、百货店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就是日本“口罩族”出没的地方。

一开始，记者以为日本民众是为应对春天的“花粉症”而戴口罩。后来发现，即使没有花粉飞舞的日子，日本人也会戴上口罩出门，这是为什么呢？

一位日本朋友回答说，“人流量大的地方空气不新鲜，里面有大量病菌。”渐渐地记者发现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因为日本人即使去人少、宁静的欧洲田园小镇旅行，也带着口罩。当记者再次问

起缘由时，一位接受采访的日本民众表示，“戴口罩是精神需求”。

所谓精神需求，就是安全感。为什么戴上口罩才有安全感？不同人有不同回答：日本女性告诉你，不化妆出门时，一个大口罩就能让人不再注意到自己的脸部；日本宅男告诉你，口罩和墨镜一样能帮助自己避开别人的眼光，也可以躲开眼神交流；上班族告诉你，戴口罩坐地铁更健康。调查显示，日本人认为戴口罩的异性更能让人“有想象空间”，所以相亲时也有人戴上口罩。

摘自《生命时报》

英国大学老师为何罢工

当中国高校忙着开学上课的时候，英伦三岛的大学老师却忙于另一件事：罢工！

从2月22日开始，英国60多所高校的4万多名教职员，为抗议养老金改革，决定举行轮番罢工，至今仍在进行之中。罢工开始时，正值期末，严重影响到学生的考试和毕业，于是又引发了学生特别是国际留学生的抗议。

作为一个正在英国大学读书的成年学生，我对此当然有着特别的关注和担忧，因为是否能够准时开课、按时上交论文、按计划完成学业，都可能受到罢工的影响。

来英七年，经历过各种罢工，但高校教师罢工，还是头一次碰到。

此次罢工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影响之深，也是前所未有的。共有64所高校，约4.5万名教师参与，而且包括了牛津剑桥这样的顶级名校。从时长来看，仅2月到3月，罢工总天数已经累积达到14天（他们采取每周罢工数天的办法）。

作为英国“软实力”代表的高等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表面上看是养老金问题，实际上是英国高校长期以来财务危机的大爆发。由于无力实施已经陷入严重赤字的员工养老金计划，英国高校联合会提出，将教师和员工的养老金计划从目前的固定收益模式改为浮动分配模式，即把原本每月按固定数额发放给教工的退休金投入股市交易，所获利润用于未来养老金分配。这意味着，英国高校教工的养老金将不再“旱涝保收”，而是要看投资者的运气和水平了。

再加上“脱欧”带来的悲观前景，英国高校教师的不安全感和怒气集体“爆棚”。英国媒体报道说，4月至6月还会有更多的罢工发生。

那么，英国高校的财务危机，有解决的办法吗？

目前看，比较困难。每次高校试图增加学费，就会成为舆论焦点。去年秋天，近半数的英国顶尖大学宣布将提高学费，将本科最高学费从9000英镑上调至9250英镑。这看起来涨幅并不多，却引发了强烈的愤怒和反对。

摘自《希望东方周刊》